



書豪卷第一

書一

張真父舍人震 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真甫知府安府待制舍人年兄台坐往
在臺省無日不會面而無議論之不同蓋如是者踰
年固疑此樂不常得於造物今相望万里累月略不
相聞理固乘除也且置是事即日不審台候何如雲
安全蜀門戶事任非輕真甫繇兩制出鎮與登錦何
異然愛君憂國之志深而牧人馭衆之利狹未應遽
志雅意也自國初懲創五代尽削方鎮之權慶曆以

後膺置帥臣實不及漢之郡將都尉一有武事則又不可諉曰我無與也識者蓋深憂焉真甫於一官一職永嘗碌々况為國近臣蒙上委寄而肯碌々耶長慮却顧必有以處此此幸德和總四路拜甫使襄漢同心合意不志掣射憂顧其遂寬乎某初憂出北關舟過蘇常皆後真甫一兩日遂失一見歸次信州以書託唐立夫送當塗尋見報趣真甫赴新鎮此書必達矣某去墳募幾一紀今而得歸幸甚不可言所居距城二十里號永和鎮東阡西陌不廢往還有田數畝秦入財五萬千踰度伏臘未必能給力加樽節則亦未至凍餒此外惟書生事業可以自娛但方平老矣不喜為此狹膾每念學道一節最為要切其如根器凡下譬荆棘瓦礫雜土地而生非若腹田偶廢耕耨一遇良農便可芟夷也前時固以是愧真甫今後何年至於芒屨藤杖自放山林之間樵唱漁歌都忘歲月之邁雖不可與山西紅旆堂上玉笙同日而語大鵬尺鷃亦各逍遙而已紙盡無他祝為時自重不宣

某再拜上問尊嫂碩人暨台春計已到府治長少咸安屈指計發當塗時運子已結實矣亦與俱否孳累

昨緣盛良且寄紹與近差人般挈未至也某有長兄
右從政即監衡州安仁贍軍酒庫某極廉勤解事且
風義甚高更數月滿六考某向在朝路不欲以舉狀
干六今又無可干者湖南張漕允之老兄與之甚厚
且此除又出薦近欲乞數字力懇來春一章如某受
財也又有祖母姪孫李紹直紹宜兄弟乃國初勲臣
謙溥之後家涪州樂溫貧甚切望周旋之其子弟有
為夔路帳幹者亦連紹字不知替未或欠少文字願
為成就渠亦不知某與老兄相知緣祖母之故不能
已耳地遠難通問故并及二事死罪無罪行朝諸公
絕不敢通一字近荷元特寄声甚勤且云有書附送
告人行想已得之國改廣東漕過此必可少款也

周元特侍御

標

隆興二年

某皇恐無罪孟冬薄寒恭惟侍講侍御台候動止万
福某自收朝蹟月與農夫為伍繇丞相向下皆不敢
輒通姓名屬者明公自諫省副臺端崇言 議日進
于 上前雖陰與中外同受大賜亦不敢輕致賀問
勢當然也肯謂慶國執法之餘猶記寒遠手書問勞
如待當時之賢者內自忖度不知何以得此也方感
激不置俄有客自城中來者具言 主以上間日訪

道約未足詔闕殿庠命經筵官更直其中向明公首
以百備之書入侍矣退而嘆曰此仁祖用臺丞預
講讀故事也慶曆嘉祐之治其復見於今乎未數日
則一聞有進專風憲之命喜極殆欲起舞矣某所以
喜者非謂出入門墻之舊竊然慶明公進擢也聞
古有師氏者以媿詔王且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夫媿
之為善積微以至著而用虎名門取義甚武二者疑
若不相似然乃命一官兼之取義深矣後世指談經
講道為儒者故其弊也或迂闊而委靡謂排姦觸邪
為法吏故其弊也或刻鵠而繳訐主上方鑒古御
今以師氏之職處明公明公必將以正心誠意之術
朝夕納誨大學之言曰身脩而齊家家齊而國治國
治而天下平堯舜三代不難治也如某者雖無用於
世自放寂寞之濱亦且安其耕鑿而無藜藿見採之
慮敢無喜得乎先以自賀然後賀執事

劉紹美秘監儀鳳 隆興二年

某有識長者始知當今之世可為人師者固自不乏
三鄰墻再預僚佐造物所以見假者至矣向頑然
之質終不能露丐膏馥以稍自振發豈其心異學者
向於自畫哉力不足耳一投閑散書札不敢輒至

都^平思老成之異誦高古之文每為遠方賢士大夫
言^道從而歸心者衆矣某之尊鄉固不待言也霜寒
不^得台候何如起草南宮何止滿歲而領袖儒館亦
復^不時進擢以何緩耶共推靖 康以來業鉅事業
而又 三朝信吏迄奏 篇明公方以大手筆兼典
斯事此固馬氏父子 願欲而不可得者其志留滯
固宜弟儒効久不白於世捨明公尚誰望邪某屏居
粗適默計向之叨竊慚悔無地既免大僇歸守墓
荼亦耳也况飽食一囊之粟乎往歲矜憐許作先夫
入誌文緣去國時甚忽人所類事實同書籍皆寄陽

羨須務觀到京口借舟津發度歲前可拜晚先年一
事是亦追成親志皇恐敢言之執事某之外祖給事
公學成於元祐而仕顯於政和其節槩文學政事假
令某公言之猶懼庸妄不足取信况重以外家之私
乎去年春值今御史尹公初到朝廷以其鄆人也意
必知外祖大畧叩之果然既相與歎息遺事之不傳
他^道乎疏行狀一通相受於北關業已登舟未暇告
之 史氏也還家無事億在館中時見著作局申請
云 十年來日曆漸備惟 僚數百人皆未見家傳
因^悉外祖之卒適在丁未歲七月三日蓋建炎改年

之四方正搜々必未暇有所記錄今幸明公以耿
故欲往御史公所論次者凡其大要皆疏依據於後
又公與御史同朝有疑焉可以致詰非如徵曼無
且公蚤容貌者之或繆悠也願明公少垂憐焉使外
祖之遺休潛德自今不泯九原固無憾矣先夫人實
寵緩之且又如某之不肖前日久親模範雖不能粗
有所益宜與一郡又不欲逼更候旦夕言之弟恐其
鄉人自為矛盾耳乳香鍾乳茸附各致少許此誠不
可闕緣例却四方饋遺而素不服暖藥餘無贏也先
奉議既吉祭日後來歸未承晤問更幾保愛因仲潛
專人回附此適目疾未愈不能詳謹皇恐不宣某頓
首再拜

又紹熙四年

某茲承榮廷宰士持橐有期不勝贊喜欲作書為慶
而連日痰眩牽聯頭目昏痛不可言寫字極艱遂尔
右吏當辱情察少意某去冬到官一考懇還郡寄家
恩詔不允深歆勉強少留以圖報塞今復半載矣
乃春以來衰疾日侵心力疲乏觸事廢忘最是兩
眼割視物難辛從舊術者多云今歲運氣不佳自
推是如此初亦來甚深信今覺得疾病嬰纏甚可

若不亟投閑散必貽深咎已具奏乞奉祠恐
聖批降 則請又洵數日 欲望稟白宰
批為奏過度幾相應已諭舊今乃庶緣登門之故
能外氏了此一事亦不虛辱在下客之列而少贖
既往之咎是一舉而三利也明公為賜大矣 矣哉
詞情懇切俯伏候命不宣

黃世永編修 隆興壹年

世永編修學士老兄 台座 自聞進掾樞庭未果再奉狀
非但無便亦以世永返往之資絕人之 憂國愛君
之忠正使大用猶未為過况一職事官乎雖然諸公

有助善類有望則亦不勝其喜也前寧都轉致翰墨
茲又勤專人問訊感慰何可具言初暑且喜台候萬
福賓之改官即罷白來例如此初不待其有除日也
外虞未弭勉旃以赴功名之會不宣某皇恐再拜記
事已領去年忽々出都不及終篇後見汪氏本遂决
意傳錄今納七冊去餘換易未到然乙巳丙午間致
寇由應敵之失皆具此矣讀之使人拂膺墮涕士
大 誤朝一至此乎方彼有善意也大臣則安余堵
之 失信向挑敵雖何 輩不肯一出及勢至不可
過 後低首下心逼 兩宮扣其營以惻隱之仁望

豺之類三尺童子知無及矣且不計我之疆域而推是視自古有此理吾淮陰初見高祖孔明初見先天下事特未定也而二人規模終始不易豈隨項曹操愚智勇臨渴掘井乎生長田間見良農耕種耘獲皆有時日苗立則望穗結則望穀終歲尽力乃不徒勞有閑民者飽則嬉游城市飢則亟走畝畝終歲皇之家既耗而田無入乃復歸罪於歲何罪哉靖康用事之成臣不幸類此因悼往失輒復及之某性懶異常得放浪山林蓋天賜也怨仇當路僕不過不任官尔何病烏雖妻孥不堪寂寞時怨罵所不恤也公方進為時用自此無緣以書至都未覺切怛過日即裂去毋使增罪戾也千万千万某再拜上問通判文彖賜書已自具謝春集上下均慶密不敢闕其真當與山僧共享也端紗遠勤佳惠不敢却愧感子中以湖南兄為納采於向氏遂留連章上未肯歸書信績為附去謝君所謂雄詞殆天得不及也可歎可歎安國開甫金陵必有問以三字待制無說否晉彥又折肱得無不堪乎劉氏曰蟬有天水乃傳文波也來氏念及民困願公以身任無使識者憂肖牆也庭秀書令來人自往投庶

便報村鎮無可有魯國碑二本龕器四樣作一節
并山鞋一隻同姓兄方史履榮路顧何用此蓋欲
公富貴中不忘西來意耳某兀坐僧坊正好刮磨
諸而宿緣淺薄了無入頭處自憐而已昔與兄兩
遇於名藍後會知復何地言之悵然

永豐肖谷秀才 興隆二年

某頓首啟辱示教善錄序謹已復自唐以來士大夫
論此者多矣足下歸而悅之是非可見雖然已猶似
為疑向欲驅一鄉之人使聞吾之說而信焉是猶立
於長府之外隔閤而指曰某物良可貴某物粗可賤
其能免人之感乎足下破笠而觀適市而評斯有定
價矣何以執為若某者讀儒書且未徧何暇議伏老
足下連日見迫輒為一言不宜某再拜解元足下

太和陳善秀才字才達 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解元足自頃場屋相遇之後薄官奔馳
加以衰病慵惰所學日益荒廢聞足下優游里閭行
成業精又推其緒餘以誘掖來者未嘗不歎仰且
自也遠辱惠書喜承起居佳勝二妙携文見過陳
陳甚高遣詞亦過人皆万金產也足下猶以為貧
何每見近世學者常患無師友可以講學然聖如

孔賢如孟揚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
惑餘蘊矣使吾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
未得得知今日讀其全書之為深切著明也亦在乎
潛而已矣昔黃魯直嘗問文章之法於蘇軾林軻
林告以熟讀禮記檀弓魯直取二篇讀數百遍然後
得之軾林遠矣就使及見親聞此言其能廢餘事伏
几按終日如童子琅誦習以驗其言乎誦書小事也
猶未易行况其大者哉凡某之學所以日益荒廢者
正坐不能尊所聞行所知耳喜二妙之好學輒自陳
其短以復左右亦以求教不宣

孫次山甫 乾道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即日疑寒伏惟法曹鄉杖尊候
動止萬福某生長江南未嘗望燕國之社而識
圃澤之賢也頃與刘君子澄游徒聞執事廉介絕
俗以胸中浩然之氣昌其詩文由此歸心願見
如懷往哲亦未知當脩鄉黨之敬也逮賢即相
過雖知之久逃空谷縱未能勇往以聽足然之
音應略致天牘道所以然無何病月經年
貳事都廢惟有愧恐常在方寸間今者忽
得讀守愚巨編句法高古與寄清遠譬

如况龜采一旦陸離於部室其喜幸尚可一
二邪古詩一首聊致詠歎不足之意非敢持
鼓門也春暖即圖奉杖屨於快閣未間更
乞道自重不宣

謝光仁 乾道三年

某頓首比辱翩然相過適新遭姊喪又營度迂奉方
寸憂撓殊不尽所懷至今以為恨去臘得十月書誨
柯君後至又得前書甚以為慰迺日履况何如其半
年奔走道塗幸畢大事艱險勞苦備嘗之抵今茸茅
三間為廬墓躬耕計它不足道也足下天資卓越用
力勤動以此學道直是易耳貧者士之常能勞吾之
邪足動吾之心折吾之氣觀古人莫不然、有一
說必存宗一卷之書道德性命之理皆具通於一
以衆妙則力省而功倍退之謂孟軻之傳得其宗

有虎也太史公乃云儒者傳而寡要彼其父子病
多矣必寡要自尤則可豈可以此厚誣儒者哉足下
觀此則李中庸大李易李佛無不可者至於為文則
人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取前人句法吾即日深而
近似者自勉焉不成不止庶乎一變可以名家若所
長用所短如異人捨其舟楫而馳驟車馬失故步
決矣揚子文章有何不可而若欲摹倣聖作以取諂
後世此又愛奇之過也某少時亦有意脩李為文多
病至懶遂自怠自棄直無所成聞足下之風惟恐不
得而友鶴猶以心迹不相應見疑何哉子中兄甚欲
相屈致向足下累重吾家力薄未敢輕易今方赴調
須歸日謀之轉運為公好賢喜士足下欲見之否亦
可謂光容也柯君急回書小尺言餘惟自重不宣

黃格非 乾道三年

某頓首啟適語離殊悵然雨寒尊候多福左右清才
援俗不特江西名勝殆國士也貧病交功不能款留
歸囊愧恨深矣柳文端布聊以致責并得小詩云詩
社飄零二十年春官老子復登仙謂曾吉甫豫章幸有橫枝
在好覓鷲膠續斷絃羈懷無奈時或發一笑耳從者
一詩給之餘冀保愛不宣

周中顯 乾道四年

元章足下曩辱携書相過其論堯舜孔孟揚子之道
有諸儒未嘗及者固已歎足下文季之深繼往二詩
與寄高遠力追作者又以見足下詞章之華今復傾
困倒廩見投鉅編而又先之以自叙之文寵我以近
體之作用意愈動執礼愈恭諷誦累日然後知足下
識甚遠志甚大非徒事科舉望名第而已雖然足下
文如是之富德如是之謙苟布露於聞人必有黨惠
施鍾期之位膺東阿照明之任者矣此之不求而詭
僕以一言無乃身動而事左博施而挾望聊抑僕賤
庸也倚布門登龍斷所閱者燕石魚目耳一旦遇連
城之宝照乘之瑯夜光龜米陸離乎其前方且拱揖
不暇眩駭失措邊欲妄評高下之品輒酬多寡之直
其不為傍觀嗤笑嫚罵者幾希請為足下匱藏之求
良價而問焉徐以告足下惟必需之毋亟不宣

鄭大明 乾道八年

某頓首東升解元足下往蒙携書相過極論古聖賢
之出處以及近世之名卿辭義卓然凡足下平昔之
所存雖未易窺固已得其大畧矣旋辱嗣音陳義益
高致猶有內外之疑何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苟尽其才
雖愚必明况如足下之智乎特在加之意而已新陽
惟多納福慶正寒更幾善愛不宣

刘子澄 乾道八年

某頓首再拜子澄知丞奉議友兄執事辱十月二十
五日書喜承奉大夫人暨令兄教受動止安寧貴眷
均慶為尉千万聞歲前沿檄迎待暫歸日冀良晤不
勝拳々也伯共義當遣書度洎自日邊宛轉遂且中
輟彼想亦難訪便或有之切望及此意敬夫却時復
通問每以力孳為言近作主一箴敦復齋銘之類字
字有意真可謂後生準或曾睹之否元晦捨束脩而
隱於藥其說安在得非寓濟人之意乎范簿獄市繁
劇相會絕踈弱翁行滿秩近以揚清振淹之說告鄭
劉二使者未知云何有士如此使之陸玘誠為可惜
子中兄登名審官且復試邑約臘半到家書中甚以
推恩過當為懼也茅粟殊有益於夜坐感刻之餘惟
為道自重不宣

又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拜啟北方遣狀又往手書喜承尊候萬福眷
慶老兄抱才未施屈佐一州尚未泯然慙負慣

然若其所居者何官所取者何事而徒知愧難
難莫能自克其罪將不勝誅矣李仁父病益殆膺力
求納祿良可

上不得已進李士以寵之始終無疵在渠何憾弟世
聞寧復有此端正博洽君子乎架閣欲得倅為他日
繼基亦降指揮矣郟縣曾回擢否戎師為甚姪求差
遣已了單熸不是闕却換替秦奎如何望與商量示
及餘冀以時厚受不宣

朱熙祖 乾道九年三月

某頓首比獲款晤良慰墜教喜承別後履况多福長
書陳義愈高遣詞愈工而用意何其敦謙也顧不肖
無以當之徒愧悚尔左氏論詩尤歎才識之茂如謂
伯比不尽言秦晉久謀雒問鼎非楚罪深得推其主
隱之遺意至於鄙范卿之折死以勸忠閔國氏之
先亡以戒言利四封多盜源流甚遠和戎五利古今
不同推五氏以警諷夫卑罕樂以擅君德昔賢與突
之旨一旦煥然其有益於來者多矣甚善々惟中
有一郎不可以訓雖削之可也况冠篇乎既辱下問
輒獻所疑亦勝毋不入之義也未知是否左右春秋
已能切々於求道汲々於立言積向不已其成

樂為忝契深厚不勝欣服尊公知縣比有書送
蓮裁來方且遣報想期得安問未由再會万々如愛
不宣

鄭公景望吏部 乾道九年

其向來常限無路款教今使節言旋雖獲一再瞻望
又義不敢曲留從者九所款言十未布一二正尔取
取伏辱貶教喜取經昔台候動止萬福程氏書嘗收
數本向未有如是之備者最後經說尤所願見拜賜
深感幸矣大九深於李必能合於內外之道近世士
人稍通其說則謂施於事者便與聖賢合自信太早
而知它日未免害道所賴吏部及欽夫二三公雅所
蘊以竟來者於抑揚去取間使是非深淺皆有所別
自然儒効日白於世某所望門下莫先於此々外惟
為國保重會君奉教授告再三致意昨所箴儆不敢
不勉也

張欽夫左司 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欽夫知府直閣左司尊兄麾下近
奉書當已達稍不聞問伏惟台候万福尊眷上下吉
慶某杜門幸無他惟是思仰道義一日三秋又向與
切等游終竟過差輒聞箴儆今乃相望數千里誰與

懷殊耿々也鄭景望李問醇正見於履踐前日
奉祀過此僅得一面其在閩中嘗類程氏遺書文集
經說刊成小本獨易傳在外耳留本相遺其意甚厚
但慵惰愚闇無受道之質深自愧也文潛歲前至此
勇於革弊民甚得之劉樞到闕未若得留中大幸某
甚欲因游戲求見負罪多畏勢未能動臨風益以悵
悵餘寒惟為時自重不宣

又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欵夫某官尊兄台坐胡氏僕至辱
教答感尉不知澧州便介所附書到否初身恭惟台
候萬福問及出處雖三尺童子知其當辭適會廷制
例格免章歆力懇相府敷奉則部符之初不肯畧為
一言方且以擇地那闕為功今豈肯逆同列美景伸
匹夫大義乎知識間人大義乎念僕而無救之之
策以正理見教者謂須直述所以不可受而待工
命此固當然其如報臺不通何近日龔寔之作札數
辭待制尚以見銜是殿撰却而不奏散郎從可知矣
又有相識勸啟行數程却入文字庶朝廷無疑殊不
知此身既動得請便回可也若或未諧豈不進退失
據

三月間得趣上旨揮即往請司祿少致可以

之義却用狀申都省力言疾病仍乞奉祠而不
敢及其它庶幾豈為將上別以書與二公明言決難
祇受縱緣此獲貶降亦臣子之常分只恐又降不允
之命或徑却回其將柰何亦可如朱元晦之被召廷
延不行否莫子齊事體一同渠家湖州易與決繼此
自可援例萬一逼於強予馳勉之赴不得不過為之
慮地遠難往復且望兄子細垂教辭受有義本無可
疑只緣顧天無路而當軸不以廉恥待士人致此擾
擾耳

又乾道九年

丙辱書誨恭審寢膳復常喜尉亡喻每夕靜坐移時
大應得力某素有此意但不雜念則困睡有以敗之
其過非一日積也切近工夫可畧聞其目否頃見士
友云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及以五經語益
之竊恐不然蓋顏子鑽仰聖高所見既已了然在目
非特知之者然於進步尚且如此之難况餘人乎只
此一事欲請教者甚多竹林新亭想已成恨無路共
追涼耳孝子相從今幾人不知如胡安定因其材而
篤之惟復一槩語上也邇來晚輩喜竊伊洛之言濟
其散詰之則惘疑虛唱反謂人為蹇淺非如庸夫

忘憚此事不可不杜其漸高明以謂如何因顏
路分人行附此為閔正暑切幾保重

又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尊兄台席比辱九月十一日
誨答不勝感尉訊後薄寒共惟台候万福某平居如
昔庐陵晚稻既損又值陰雨其成熟者須再折分類
賴上異恩與湖南例蠲下戶半租極為利益也知
與行之說且晚尊意鄙意盖有激而云况嘉祐以前名
鄉賢士雖未嘗極談道德性命而其踐履皆不卑
熙寧以後論聖學者高矣美矣迹其行事往未能

過昔人至於近世抑又甚焉雖其間真學實能固自
有人然而上智常少中人常多深恐貪名弃實相率
為偽其害有不可言者且孔子善誘不倦而三子猶
疑其有隱則其誨人固有先後未嘗一槩語以極致
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孝者進德亦有
次第未敢遽以聖賢自期也此事要非會面莫能尽
若况明年來宜春尚圖避席偶相識曹主簿寄書叙
別云欲至門下因得附此未拜見間伏冀保重不宣

又淳熙六年

屢拜書想一一閱覽茲奉九月五日誨示喜承

方福劉守移邵 上於老兄不為不厚聞其人
昨陞辭時其言中間預論符離事不合以為嫌隙專
用此自解蓋閑廢年深患失抑甚不得不尔刘思義
既送庐州只得所之又所發按范倅奏劄後劉奏兩
日方到所以令范还任蓋輸先手耳然此留彼易事
體亦無大虧損若不顧先人嫌隙之言疾之已甚則
本是小事却成紛紜矣且如前輩為臺諫攻繫小臣
亦有不行者况彼已移動未至難於兩立恐所委廉
問之官間有鹵莽不可不知姑任之如何廣西寇已
平否文潛其殆哉李仁甫父子幾人過彼深憂其不
能堪此境界更宜開廣之某以空虛無用之質久玷
從班獨侍 上知裴回于此緣過宗祀不俟恭謝連
章請祠乃獲未遂若論孤范則老兄在外猶為大山
四維之也雖然無愧子天強為善以報主足矣禍福
懸諸天難深計也方從駕歸疲甚不宣

呂伯共正字 乾道九年

某頓首拜啟伯共大孝正字孝士尊兄服次此因永
豐湯尉麟遣僕歸附書達否辱正月所賜教服眷意
訊後不審孝履復何如端憂無事道孝當有新功某
心慵懶益甚相愛相勉誰如兄者每一懷想恨無

欽夫時通問屢訪之蕃縮未敢輕動也子澄近
過此留數日相與劇談不異陪杖屨時獨恨不能從
兄之折衷耳死轉附遍不暇他及惟奠節哀自重不
宣

又乾道九年

近託奏即寓書達否楊廷秀送歲所惠教不勝感尉
訊後孝履何如先使君遽經詳祭追慕何以為懷來
示每以孝道未至為言此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某
輦又将如何近得敬夫并元晦與子澄書亦是如此
竊深歎仰某辭郡之章既不獲通不免力懇相恭敷
奏想須見憐地遠又無由請教想亦見念也汪丈在
三衢必數通問刘汝一何日上去冬有王日休秀才
携其書來席未暖而卒已呼其子至此津遣婦闈因
會望語及也與化兄令再三致意子中闕尚遠偶過
隆興謝龔帥未歸陳君舉一書吉為通去餘奠節哀
自重不宣

又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伯共正字季士尊兄坐下子澄回辱誨
荅今既累月欲時寄數字苦於便無適中又慮浮沉
既新愧企暑甚共惟尊候万福祥琴久御未睹除因

開諭諄々歎服無已兄以高世之資濟不息之
孝皇々爲有言必詢有疑必改蓋將追賢哲而與之
齊非特歆寡其過而休已甚々罷會極善人衆則賢
不肖雜進恐非徒無益其間有不事科舉專以孝問
爲事者留三五人相與講論亦閑居至樂也其慵惰
自無蚤兄所素知每思向來琢磨之言他人誰肯如
此今不加勉日退一日遂將爲庸人以老徒自慚俱
庠陵過從極少幸南豐兄未赴官可請益尔其他非會
面握手莫能尽一味馳仰欽夫春間一病危甚極爲
之慮比幸復常矣元晦一意古學固無可議只是晚
輩喜假其說輕試而妄用其於許可之際更勸其致
審爲佳士龍之久已聞之骨相太充知難任重可傷
可惜君舉因書致意前附一紙未知到否子登兄弟
在贛音問甚數謙之自西徂東頗不樂數遣記都未
得報此公矜持尺牘可亮其非相踈至於賢德則使
人極不能忘也韓丈已自遣書餘冀保愛令女曾議
親否

王才臣子俊 乾道九年

某頓首向從肖伯和得尺下請文一編意謂他鄉異
土竟於翺墨者之所作不知近出州里向年方踰冠

也。道中豕獍贊見過議論殊高筆勢益翻。內顧不
肯何以得此徒愧感且自幸耳。還家日應俗事未果
奉書羅永年來復勤問訊喜承文履清佳來歲且留
蘭溪否科舉不遠當俯為祿養計其於著述初不相
妨山谷云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既立則未嘗
應豈以在文時文為間哉。某雖豕獍恩得閑而心氣旧
疾非一朝夕可踰極伯作書幸恕草。正寒自愛不
宣某再拜

又淳熙六年

某再拜久別不勝思企辱書勸懇其審起居佳福良
以為尉中間嘗附一緘似未達何也科舉事病之久
矣再為議曹即入文字云殿試有初考詳定編排者
試有點檢有叅詳有知率皆經三四手猶患不能尽
得實才解試為取士之原乃决得失於一夫又期限
促迫取去不公是治其源欲流之清也既下國子監
詳議迄今乃無定說本意欲五十人解額處元差試
官五人各五倍取之却再勝錄此二百五十副別
差覆考官兩員使不相通再加審擇取所謂五十人
者庶幾二人得以精選而分房容私之弊可革或者
乃疑常歲試官猶不足數安所求此兩員者又五員

知中否不在我將鹵莽應之能者愈無路可進矣坐此半年文書猶未上向蜀士忽獻策云士人得第之後旧業並為棄物不若令其習詞科且明示出題所在可也朝廷主之甚力便欲施行僕謂科舉大事熙寧元祐間兩制三館議論紛然今安敢造次更張且經議詩賦考官童而習之白牘紛如若變為宏詞則自康以退之已有今古之辨况今日手恐愈荒唐難可也淮西碑谿堂詩正符皇雅關鍵豈易知邪本朝至嘉祐太平已百年而歐陽公在朝亦久矣加之名公巨鄉欲變文格者多然洵俟知貢舉明示好惡使士人自為從違猶召閑於一時後乃自定初不狂改法也東坡議狀蓋及之矣不知於差解試官處別有何策可揀目前之弊其亦付偶然使士人各試其命耶向為吾才臣肖伯和兄弟及陳杲鄉輩不平久矣前年秋偶見温州葉適者文筆高妙即以門客牒漕司適會有石司戶識見頗高遂寘前列省試幸聞在行廷試遂居榜眼且錄其三次程試拜呈若時文皆遲亦何不可之有然葉行年三十在鄉曲未嘗發薦以此知遺才甚多此才諸公所以未遇也南康告歸暑甚渴連飲白酒兩盃爛醉書不成字又多差悞惶

恐不宣某再拜

徐伯藥 乾道九年

某往來清江不翅七八知賢而不早見罪固多矣去春荷垂顧僅一再見而別半年又得一會面今復踰半年矣清貧遠韻未嘗去心大篇短章未嘗去手觸恨無由朝夕見耳忍欲書翰陳義高語益奇有以知足下志氣弥 問孝日進滔々如百川之東蓋方增而未止也欵歎之餘且喜迎來德履佳勝某素有懶癖加之多病早衰終日兀坐遂為小人之歸此外無足言者著必多時望錄寄天氣未齊萬々為器業自

重

又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啟辱近書喜承履况多福慶典升秩諒深惟懼慝常乎賢使者朝夕相從釋氏所謂自他俱利者擲窮陋甚闕期又遠易地固佳但恐難得恰好去處他日使所居之官大則存乎人矣謹仲銘詩義當作簡思邈亦豈無一言其如老病廢孝加之憂愧叢心安得好語少需或能踐言耳今子銓闈中選可喜幸京兆相延留苟有所闕自當致區々餘冀保愛不宣

歐陽邦基 淳熙元年

某頓首茂才歐陽君足下往蒙惠書至千八百言固已歎服才孝之膽矣繼辱副音陳義益高而復不鄙其愚示以試程經孝淹該議論純正一第猶不足道况鄉季乎然其垂翅回谿此有司不明之過也昔曾南豐為封弥官讀曹方孟三子之辭以謂宜在高選既而皆失之今足下之黜猶三子之黜也三子者不以失得置心顧以進業為樂足下家有哲匠日奉詩禮之訓其為樂又非二三子可此向何病某方祇命造朝百冗叢并叙謝草略千方自受肖子矧春秋辯一部附納窮經如此乃無愧耳

肖仲和 淳熙二年

某頓首啟仲和解元賢友辱書况具審文履清福至慰至感某冒居選列其於取業常事尚以衰病不能給况論思獻納如古人所云則何敢覬以此日夜慚負於中比復得十四第遠訃憂傷憔悴愈不自聊寢寐未嘗不在青原白鷺間也科舉事重於侵官姑存於心極荷垂教未由會晤千万厚愛不宣

韶州梁守 安世 淳熙三年

某再拜知府監承麾下某慕仰才望之日久矣每有未見君子之歎間蒙隆况緘啟義深辭古深得啟蘇

二文忠之遺意私謂執事他文必皆稱是安得入群
王之府尺窺琮璜圭璧耶會執事鄉人在朝者多每
相過輒道此心不謂遠達清聽長書見及且示近著
表敬古律詩長短句一編伏讀異日一字三歎如推
擇度支本原孝問昔賢之論晚節為難傷臨川之術
誤憫銀益之害民皆用意至到忠告無隱而秀傑忠
厚之氣行乎其忠乃知子美詩外大有事在豈止與
雕琢纂組之徒爭工闕靡而已哉因念近世文人一
面抱負所長則驕矜傲忽增嫉勝已輕賤不如已所
謂以能問不能以多問之寡者未至聞也故其才華
雖甚可愛而常使人遠遁畏避不敢與之親今執事
本之以德業持之以謙厚將一洗陋習上友古人雖
如某輩不孝無文猶屈已而幸教之其為賜也大矣
抑某何以稱此惟當傳示惜紳諸儒上及於公卿使
知執事筆力如此反牧遠某不才如此乃容久汗玉堂
之直棄黃鐘鳴瓦釜却騏驥御駑駘用舍倒置聖時
所宜察庶幾有誦周南之滯薦子虛之賦者持以為
執事報不亦可乎屬苦腹疾無聊叙謝不宣

江陰李教授

沐

淳熙五年

七月日具位某謹復書教授脩職足下右者公卿大

夫之家其父兄既植德累功於前其子弟復增脩積
美於後傳祀數百不墮其名是之謂世臣巨室及其
季也華門圭竇之人暴登貴仕而公侯子孫往々降
在皂隸國之興替常於是乎卜之本朝盛時如文元
晁氏忠憲忠獻二韓氏文正范氏宣獻宋氏申國呂
氏或文獻相承或德業交著因事立功與國同休至
於今賴之惟會稽公以厚德通儒範規斯世蓋嘗運
樞幾董政事矣其進退出處不無一合於義凜乎有
異時大臣之遺風足下又能力濟其美平方英妙已
馳儁聲於大學取魏科不超拾芥日常情言之亦可
無求於人矣方且孜孜乎前輩之事業切々乎當世
之師友此豈獨天資茂美季所能致哉過庭之間議
論聞見其必有大過人者矣進脩不已國家之興將
有助焉如某不肖欲通姓名未敢也豈期過所示以
漢史論著及詩文三編先之以長書札下而詞溫若
欲僕助成其名者伏讀累日初如觀富商大賈之藏
四方稱異莫不咸在少焉如游十二閑騏驥驟耳飛
兔麟駢驤首驚駿可喜可愕何足下富於季豪於一
至此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孝詩乎石子石曰吾暇乎
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

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孝於子今足下養事親志既孝矣
推其所得日與諸弟講論道義作為文章繼被薦送
既悌矣金閨之諸彥山林之奇士皆折節與之友既
信矣僕方當投所學以學于足下於僕何取焉銘佩
謙施言不能及屬病起氣乏具謝不宣

李知幾運使石 淳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郎中年兄執事季秋霜令共惟台
候萬福某不佞筮仕以來四入中都敬愛蜀士大夫
每自忘其固陋而強附焉如執事迓往之才博古之
學高妙之文重以同年之氣其願交承益尤為切
執事亦三入承明不為不久不知造物者竟有何意
使之相避如參辰皆去如鶻說也每一念此悵然西
望不能自已今夏伏領去冬所惠書陳義崢嶸垂意
繾綣仍錄近詩十篇為寄大抵因事有作無一語虛
發名効樂天實啟少陵之關鍵感激歎服執卷不能
釋手因念自在學愈進文愈奇身益困仕不遇者何
可計無乃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造物開闔之機
發之大尽故特以阨窮壹鬱相乘除耶明乎此則世
間區區之數何繫輕重置之不足道也賢郎早世固
亦有由童鳥之與玄文邪居實之賦南征執事考古

驗今幾人早成如是耶使壽而康萬象其無如矣讀
二文編莫知所報始用是少寬茲抱耳某濟朝茲久
身非不遇不遇而迂陋寡與言不足取信於公卿一
有所善惡或者輒及其說不能成人祇以累人雖塵
華貫如蹈淵谷加之年來衰態種々無日不病屢嘗
自効尚此佞儂總過 會慶即復巔
天折歸老於山林年兄重來又將張恨如前以臨祇
不覺怛皇恐々々陸務觀得團扇墨妙輒方舟者
見遺使常得把玩吾人相與相念之情畧可想矣餘
乞以時保重不宣

成都蘇教授 淳熙六年

某頓首再拜教授朝奉執事某觀 本朝世臣巨室
與國同休者固多至於文獻相承久而不替則前有
晁氏後推君家執事又立學取科第厚重而通世務
此某所以一見願交結焉所恨取事拘牽無由數面
又又不能如胸監略誦子虛於上前別後雖切馳金
倉而愧於通問殆以是耳賢季出初春所陞教感悚
可知訊後共惟尊優佳福益州多士所聚分教之任
不輕由此進用如適越已南其轅刻期可至復何患
沈福州文字又成刻舟然左右豈籍此哉某久冒榮

祿重以衰病宜去非一旦夕即丐祠歸去相望愈遠
臨風悵然願言為才業如重因賢季歸奉狀不宣

王道夫主簿

自中

淳熙六年

某再拜主簿脩取足下中都蓋士之鄧林也奇材異
槩四面而至某幸甚前後數為王官每聞士之有器
業者文章者一善一藝者必挾刺踵其門惟恐或後
雖位卑言輕不能有所軒輊亦敢致區區好善慕義
之誠耳累年以來超取踴矣號為天子近侍且無魏
其武安衛將軍尊重之嫌推薦人才似非進執而容
容固位未嘗貶嚴一伸其喙若徒以先見為動此孟
子所謂恭敬而無實者也自是雖賢者相過或愧謝
不敢見况敢即之乎故始聞足下氣節之高邁學問
之淵博中讀廷對至論治平以前大觀宣和以後風
俗之所以不同及進君子退小人擇守令選將師之
說大率詳明剴切言人之所難言輒擊節歎曰有士
如此千里膺當友之近在跬步可不識乎然卒遲遲
者前之說有以愧其心絆其足也乃者頃先辱雖忽
忽無暇款語此心則固降矣困於緒使未果奉書又
蒙函教甚寵且不鄙示以孫武新畧三卷伏讀累日
益知足下蘊蓄閑富兼資文武著書立言期見於用

非如近世才文人士誇張翰墨馳騁辨博而已昔杜
牧之憤四郊多壘嘗注此書自為序云所以為作者
之意今足下之心牧之之心也序有權衡之喻思過
半矣倘欲僕掛名經端何哉張欽夫未死前數月以
牧之所注刻板荆州其後題數百言頗有發明處他
日足下此書行於世僕當採欽夫之意作為數語繫
之卷末自託不腐蓋未晚也本書十篇末篇倘可舉
以見教否葉正則間通問和道盛德甚至何時參坐
傾側所欲言臨筆恨云病起倦怠具復草率當暑厚
愛不宣

